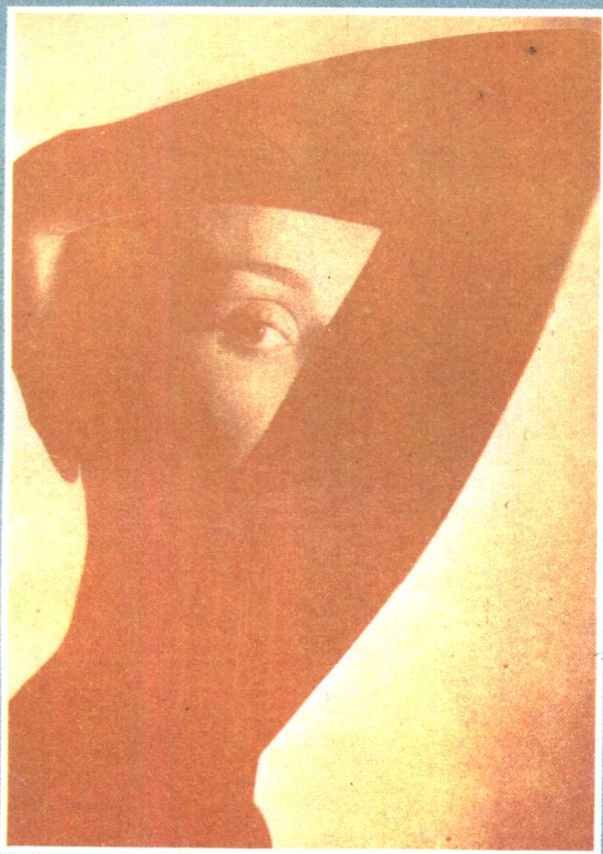


女模特儿之恋

庞 瑞 垠



I247.5
1437
1

女模特儿之恋

庞瑞垠

作家出版社

京新登字第186号

女模特儿之恋

作者：庞瑞垠

责任编辑：王 妍

责任校对：马云燕 祁 斌

装帧设计：吴 勇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电话：5005588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印刷：北京东光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数：308千

印张：15

插页：2

印数：0001—5,500册

版次：1992年11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7-5063-0334-5/I·333

定价：6.60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谨将此书献给今天和未来的

女人体模特儿

庞 瑞 垠

1982.12.12

我想写一部严肃的畅销书，希望贤明的读者喜欢它。

在这部书里，女性人体模特儿只是一个载体，我想借助这个载体，传达出人类在文明的进程中，对自身美的觉醒和审视。这里面不仅有温馨、欢娱和自由，还有忧郁、痛苦和禁锢。不用说，这个题材很难避免性的意味，但我追求的却是对性的超越，或许，我在构架一种新的文化现象……

——作者手记

1989.5.南京

第 一 章

黎玫：画室里，一丝不挂地袒露女人
贞洁的胴体，或坐，或立，或行，或卧……这
也算是职业，宛如天体的黑洞，神秘而充
满诱惑，我想试试自己的勇气。

暴风雪，暴风雪……

暴风雪在浑沌的天地间肆虐地漫卷着。

一匹灰色的牝马，神色忧郁、厌倦地向前奔跑着，四蹄扬起的泥浆，瀑布似地飘落，身后的车轮神经质般地颠簸不止，绕过一处密匝匝的白桦林，远方，一座孤零零的小木屋矗立在雪的原野上。灰蒙蒙的云层下面，一群乌鸦发出不祥的、断断续续的叫唤，突然，牝马一个趔趄摔倒在地，车身倾覆，牝马“呼哧呼哧”喘着粗气，躁急地挣扎着，终于摆脱了轭轡的羁缚，摔掉空车，毅然站立起来。转动着她那高

傲的头颅，似在辨别什么，俄顷，目光一亮，向贴近地平线的小木屋奔去……

半夜，下了一场阵雨，雨点“噼噼啪啪”敲着玻璃窗，我被惊醒，夜色依然笼罩着窗外的世界，哪儿有什么暴风雪？啊，原来是一个梦！怎么会是这样的梦境？我感到少有的困惑。我掀亮台灯，案头就放着《梦的解析》，我埋头翻看着，可是，没有我的答案。沮丧压迫着我，折磨着我，我试着自己解析。慢慢的，我的思绪凝聚在牝马身上，牝马，显然她要自我解脱，奔向新的驿站，啊啊，莫非这牝马就是我？对，是我。我正在经历着一个转折，我有自己新的驿站，我想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……

可是，那乌鸦又是怎么回事，莫名其妙，管它哩！我只去做我想做的。

城市西郊，连片的建筑黛瓦粉墙，飞檐翘甍，东方美术学院向我展示了它的非凡气势。

今天，我来这儿应试人体模特儿，时间尚早，我徜徉在敞轩、水榭、曲桥、长廊间，琢磨着：干嘛要选择这个职业？一时说不清楚，也许，仅仅象梦境中的马儿，奔向那座小木屋；或者是寻找，寻找失落的，寻找未知的，或者是经受不住它的诱惑……反正，这念头够邪乎的了。

我是瞒着爸爸妈妈来的，不过，十天前即已在家吹风，我说：“这时装个体户我干腻了，再变着法儿，也硬撑不下去了，我得另找门路。”他们摸不透我的心思，爸嗔道：“你啊，就象一朵云，飘来飘去……”

我好得意，心想，爸，您说得好极了，云孕育着雨，滋

润万物，云，借助风力，瞬息万变，以蓝天作衬，展示自己的千姿百态；云，可以驰骋飘舞，自由自在……

今天一早，当薄明的曙色镀亮印度绸的窗布，我便起床梳洗。进口系列化妆品，我有，却动也未动，我又不是去考演员，不需浓妆淡抹。人体模特儿“惹眼”的是曲线美，这才是我刻意用心的地方，我穿上白色柔姿蝙蝠衫，白色进口开司米弹力健美裤，白色镂空丝袜，白色高跟皮鞋，对着穿衣镜，正面、侧面、行进、静止，甜甜地观察自己，冷冷地挑剔自己，瞧，浑圆的肩、丰腴的胸、结实平展的腹部、肌肉紧凑的臀……处处展露的圆线条能不美？噢，这披肩发，不行，得绾成一个髻，显出长长的柔嫩的颈脖，太对了，再左顾右盼，镜中活脱脱一朵云，一朵洁白无瑕的云。

招考人体模特儿的广告，本埠报纸连续登了三天，可真地自愿干这行当的，怕为数不多吧？

事实却不然，眼前正涌动着一股人的漩流，应试的，陪试的，看热闹的，熙熙攘攘。隔天知道，应试者中间，有高考屡试不第者、有无业游民、工人、农村妹子、营业员、“垃圾千金”，还有我这样的个体户，我留心观察大伙儿的眼光，漠然、好奇、沉肃、担忧的，都有，还有的嘻嘻哈哈跟别人戏谑地打闹着。我谁也不搭讪，象演员进入角色前似的，自个儿“悟戏”，挺胸收腹，潇洒自如地在油画系大楼的门厅外前漫步。忽然，台阶下面的绛色磁砖路面上出现一个似曾相识的面影，象是爸爸设计院的一位同事，由别着红校徽的一位先生陪着，踏上了台阶，我的心猛一收缩，下意识地一闪退入门厅，隔着门玻璃，飞快地偷窥一眼，啊，不是那个人，

我得救似地嘘了口气，掏出手绢，拭着额角冰冷的汗粒，心里却骂着自己“胆小鬼！”这刻儿，正有好几只眼睛打量着我，只觉得脸上火烤一般热辣辣的，好没出息！

我依次填写了报名单，由一位小姐领着走进一间教室，里面已有好几个应试的，只见四壁挂着一幅幅女裸画像，有素描、油画和印刷品，画上的姿态大相径庭，有正面、背面、侧面的，有立着、坐着、躺着的，除两三幅半裸，其余都是全裸，我置身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，惶惑而新奇，想看而目光却又躲躲闪闪，毕竟在这之前，我只见过一幅安格尔的《泉》，那是一本美术杂志的彩色插页。

“你们现在接触到的是拉斐尔、戈雅、布歇、安格尔、马奈这样一些真正的艺术大师，”一位中年教师作着介绍，那虔诚与庄重，仿佛他就是这些大师的嫡传弟子，“他们也是从人体模特儿入手绘画的，因此不妨说，画家、人体模特儿、绘画艺术是三位一体，都是不朽的，”他推了下秀郎镜，“而你们之中应试合格者，就从事这个崇高的职业。”

这位先生象在电视台做广告似的，话音刚落，便有人发出哧哧的笑。在世俗眼光里，明明被看成“下贱”的事，干嘛要说得那么“崇高”？怕招不到模特儿吗？我想，人体模特儿，三百六十行中或许也没它的份儿，倘若真的那么“崇高”，我不必要来试一试自己。

啊，《泉》，我的目光不由得倾斜过去，身子象钉子似地钉在那儿，我一动不动，这位少女多么纯真多么圣洁。整幅画恬静、典雅，弥漫着轻柔的抒情诗的氛围，是的，青春的美是无与伦比的，生命的全部价值不都集中在这儿了吗？我的

职业选择，是不是有这种考虑呢？

往下看，再往下看，吉罗的《贩卖女奴商》、鲁本斯的《三美图》、库尔贝的《入睡裸女》、马奈的《草地上的午餐》、罗丹的《吻》，呀，还有马蒂斯《抬着胳膊的宫女》……女人的秘密荡然无存，而女人的魅力却得以充分展示，光、形、色彩、情爱和性欲融为一体，这就是艺术，我将参与其中，我行吗？

我来不及咀嚼一时的复杂感受，就被那位小姐带到顶头的又一间教室，履行下面的手续。

正走着，一个应试者逃命般地奔来，跟我撞了个满怀，她脸色煞白，身子颤抖，惊恐地嚷道：“啧啧，丑死了，脱光了由他们看，我宁可去拾垃圾，也不干这玩艺儿。”说完，一甩手走开。

“没见过有这样的考试……”又一个应试者嘟哝着跟我擦身而过，急匆匆离开走廊。

我的脚步迟疑着，显然，接下去是“看人体”了，真的是一丝不挂？除了离开母体降临人世的瞬间和洗澡，我从未在人前袒露过贞洁的躯体，这次怕挨不过去了，主考的会是谁呢？年老的？年轻的？男的？女的？一个或是几个？……

“跟你说，我也是模特儿，我叫阿蔷，”领我的小姐象是猜透了我的心思，冲我友好地一笑，轻轻碰了碰我的臂，“这是必经的一课，也是能不能录用的关键，你别紧张，吕蒙先生主考，不会让你难堪的。”

吕蒙是谁？阿蔷未作进一步介绍，听名字没准是个男人，这……瞧我，是不是过于敏感了，既然决定试一试，还

管他什么男人不男人，那些名画的作者不都是男人？给他们摆姿势的模特儿，能掩饰自己吗？

阿蕾不再催我，一双率真的明眸凝视着我，我最受不了别人的小觑，纵然阿蕾没这意思，可潜意识中我有这感觉，有啥好犹豫的，一伸手，我推开教室的门，阿蕾拍了下我的背，退了出去，将门轻轻带上。

原来这是间杂乱的画室，中央偏前的地方生着管道煤炉，高高低低的画架成不规则的弧形散放着，四壁无拘无束地张挂着大大小小的油画和素描，都是裸体的，姿态各异，形象不雅，象是学生的习作。

“你就是黎玫？”一位三十六七岁的先生站起身来向我点了点头，“欢迎你来报考，噢，我叫吕蒙，油画系老师，”说着，他又指了指身边另外一位比他年轻的先生，“这位是任昂，我的同事。”

我的目光转动了一下，任昂似乎并无什么特点，而吕蒙却有点不同，这人中等偏高的个儿，圆脸，浓眉下一双深抠的眼，神色迷蒙，象没睡醒似的，自来卷的头发又黑又浓，鬓角跟络腮胡连在一块儿，上衣是件棕色灯芯绒多袋衫，下身穿着奔裤，手插在衣兜里，两只拇指却偏又露在外面，稍稍倾斜地站立着，一副艺术家的派头。

“你就是黎玫？”瞧这口气，我刚进屋，也不问，怎么就晓得我的名字？莫非他早已注意到我？……

“咱们就要进行的考试项目是人体鉴赏，”不等我往下想，吕蒙甩了一下浓发，退回座位，“人体艺术，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述，就是形、光和色彩统一的艺术，形体和肤色是否

符合要求，对人体模特儿来说，是绝对重要的，因此，观察人体委实是必须的。”他声音悠缓诚挚，仿佛要把每一个字都送入我的耳膜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没说什么便转入屏风背后褪衣服。当我重新站在吕蒙和任昂面前，只保留了露肩式T恤衫和比基尼三角裤，木偶似地听任他们的调遣，不断变换着形体姿势，这时，从天窗投下一束强烈的阳光，亮晃晃地笼罩着我，吕蒙让我移动一下位置避开直射，以利用自然光源观察我的肤色，很快，他又向我走来，审视的目光在我周身巡睃，但无狎昵之态，亲切而柔和，倒象是小时候，母亲用那温暖的手抚摸我一样，最初的拘谨已离我而遁。

“很好。”吕蒙边说边回到他的位置上，跟着，任昂也面带欣色地点了点头。

我以为大致结束了，甚至怀疑起走廊里碰上的那两个应试者的危言耸听，我颇感庆幸，斜乜了吕蒙一眼，移动了脚步，转入屏风穿衣。

“哎，”吕蒙作了个劝阻的手势，抿了下嘴，有刹那的沉吟，这才接上话，“小姐，还没完，请再……噢，再去掉……衣服。”

“这……”我突然感到浑身一阵燥热。

“你的形体、肤色近乎百分之百的完美，”吕蒙的脸色神灵一般地庄严，“但这不是最后的结论，我们仍需继续观察。”

“是不是一定要……”

“对于象你这样一位小姐，我不知说什么才好，”吕蒙睨了睨任昂，目光求助似的，可是，任昂不吭声。

“好吧，我只有把罗丹请出来了，罗丹，知道吗？法兰西民族的骄傲，不朽的雕塑家，”吕蒙声音微颤，象是在怀疑自己的能力而不得不借重权威，“罗丹说过‘没有什么比人体更美……人的身体传达各种各样的感情，当你给他穿上衣服后，他就隐藏了这些感情，压抑了这些感情，歪曲了这些感情。’小姐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

说真的，我不喜欢罗丹，我读过那本描写罗丹和他的学生、情妇、合作者卡缪·克洛黛尔的书，叫什么来着，噢，《一个女人》，我实在不敢恭维罗丹，在艺术上他是大师，在人格上却是小人，我不非议他跟卡缪·克洛黛尔的情爱，而是不屑于他对克洛黛尔的天才的嫉妒，是他，把克洛黛尔送进疯人院长达四十年之久，罗丹自以为强大得可以左右一切，可这恰恰证明了他的脆弱，脆弱到惧怕一个脚有残疾的女人，惧怕克洛黛尔的才华，夺走他比生命还要看重的光辉。啊，人类真正的悲剧。

但是，无论如何，罗丹创造了永恒，我不喜欢他，却不能不敬重他。

不用吕蒙再加解释，罗丹的话已把这层道理点透，何况，脱去衣服大抵是例行公事，在画家眼里，也许无秘密可言，我权当作一回返朴归真，我克服了犹豫，褪尽衣服，光溜溜地走了出来，九月的天气，室内又生着煤炉，可我却象浸泡在冷水里似的，止不住颤栗。

“哦！”不知他们之中的谁发出了惊叹，霎时，我感到一阵眩晕，但我不想让任何人看笑话，我竭力稳住自己，跨上了模特儿台。

“请将双手叠放脑后，目光前视直立。”

“屈膝坐下，手自然地摆放。”

“侧卧，右手托额，左手放在下腹部。”

象是吕蒙的声音，伴有窃窃私语，我仿佛麻木了，始终没看他们一眼，只顾按照他们的要求摆出各种姿势，倏然，我感到脸上有两股凉飕飕的小溪缓缓流过，小溪顺着鼻梁流到嘴角，浸润着双唇，渗进嘴里，苦涩，夹杂一丝淡淡的咸味，一个女人在男人面前彻底袒露了自己的胴体，童贞的最后的、最神圣的一道光环，就这样消失了，我已不再是几分钟、几秒钟之前的我了。

“祝贺你，黎玫。”吕蒙温厚地说，“快穿上衣服吧！”

我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他的吩咐，此刻，他的话似乎比什么都重要，可我的泪水依然忍不住地流。

“难得，难得，”任昂抱着双臂走近我，“小姐，你应当感到高兴才是。”

别人没有无视我的存在，我想做的，一定要试一试，世界上能影响我的，唯有我自己。高中毕业之后，我一直渴求的就是这个，今天，似乎又一次得到了证明。

“还有什么手续吗？”我抹了一把眼泪，冲他们嫣然一笑。

“按规定还要量身高、口试。不过，对你来说都不必了，是不是，”吕蒙把脸转向任昂，任昂笑而不答，旋而，他向我伸出手来，“等通知吧！”他目光灼亮、手心发烫，但并未紧紧相握，只是，一向不知满足的我，却有一丝温馨的满足漾上心头。

吕蒙：艺术仅仅是感情，人体艺术尤甚，而感情的载体往往便是模特儿。黎玫的出现，使我经受了一次难以描摹的深刻的震撼和沉醉。

“看吧，”任昂递给我一本文艺杂志，“才有了那么一点点创作自由，艺术尚未真正回到自身，又有文章来谈论啥艺术的社会使命，时代精神……哼，依然是空话连篇，这种人根本就不懂艺术，不配谈论艺术，艺术仅仅是感情，人体艺术尤甚……”

我见这位书生激动得满面通红，不禁冲他一笑：“请展开谈谈。”

“人体艺术，实质是画家和模特儿感情传递和交融的结晶，举例说吧，拉斐尔的《加拉蒂亚的凯旋》的海泉女神加拉蒂亚是依据他的情妇娜丽纳创作的；伦勃朗的《丹娜伊》是他妻子莎士基亚的再现；马奈的《草地上的午餐》是仿画家的模特儿维克特丽娜·缪兰的形象写真的；罗丹的《思》、《吻》则是他的情妇、学生和合作者卡缪·克洛黛尔的形象……一幅幅传世的不朽之作，无不与模特儿有关，那是撼心动魄的情欲升华到艺术天地的凝结，质言之，没有模特儿，便没有艺术，没有天才。我准备就此撰写文章，……”

“行啦，老弟！”我深感服膺，虽说他强调得过分了点，但谈论艺术就应当接触这样的实际问题。拿我们油画系来说，自恢复人体模特儿教学以来，已招聘了几批人体模特儿，

其效果却不尽如人意。关键在于所招模特儿素质不高。几乎无一例外是为着钞票来的，而又以农村的居多，文化层次偏低，个别竟是文盲。论说，她们确实具有了人体模特儿的身份，但实质上却是一件件活的教具，只比石膏模型多一口气，这话，我甚至当她们的面也说过，刻薄得令自己后悔，每每见她们之中有人流泪，我不惜谎填课时，多给报酬，以使其感到我的良心未泯。可学生却不管这一套，跟模特儿顶撞吵闹的事时有发生。去年五月的最后一个周末，三年级学生上人体素描，他们让模特儿钟玉芳左手托后脑挺身而立，重心放在右腿上，作凝视状，这原是个很简单的姿势，钟玉芳不知是分神还是赌气，重心没掌握好，突然左腿悬空失去平衡，“嘣咚”一声摔下模特儿台，头却撞在水门汀地面，造成轻微脑震荡，事情闹到校部，交涉住院、医疗费、营养费，化了几百不算，本埠晚报的一位记者还贼似地钻进医院，采写了一篇带有蛊惑性的报道，为这，学校差点将我这个素描教研室主任革职。革职，我倒无所谓，起初我就不想干，真正倒霉的是，这事几乎折腾掉我半条命。

教学的烦扰已经够我受的，而家室的不幸，又平添许多难言的痛苦，内外交困，我唯有发疯似地绘画，藉以宣泄胸中不可名状的感情风暴。

又到了招聘模特儿的日子，我再也不抱过高的奢望了。

不料这回，堪称盛况空前，填写报名册的多达百余人，系主任费曜教授问我需不需要多派些人参加工作，我拍着胸脯表示，由素描教研室包了，一天解决问题。

“不知今年能否有个把理想的模特儿？”费先生期待的目

光一直望着我。

“或许会有的，沙里淘金。”我说。

“这么多人报考模特儿，时代潮流使然，禁锢、封闭、愚昧毕竟成了过去，”费先生喟然说道，“但愿我的期望不至于落空。”

从系主任办公室出来，我被几位青年教师围住。

“头儿，”比我晚一届毕业留校的戈瑜接着我的肩，“鉴赏人体，让我去给你当助手。”

“算我一个，”彭翊滑稽地笑着，瞳孔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欲念，“或许，我比谁都看得认真，挑选女模特儿，我更是行家里手。”

“瞧你这德行，”我没好气地砸了彭翊一下，“靠边站！”

“我总可以吧？”

“我去！”

“愿在主任麾下效命。”

六七个人争先恐后，似乎谁也不愿失去这个机会，不就是为了观看一个个鲜活的女人体吗？尽管他们之中有的名正言顺，可以参与这项工作，但我不能轻易松口。我忘不了也是去年，北方一所艺术学院招考女模特儿，竟有二十多位教师和研究生在场观看，惹得模特儿大哭大闹，结果还上了什么《内参》不《内参》。这次我可不敢造次，我决定只让任昂协助，我相信他的为人，他的眼力。

“任昂不搞油画，”彭翊颇带意气地嚷着。

“可任昂是教人体艺术鉴赏的，”我耐着性子解释，“而且，这是经费先生同意的。”